

寫景小品下(山水)

一	水經注節選(五篇)	酈道元	二
二	答謝中書書	陶宏景	五
三	與朱元思書	吳均	五
四	山中與裴秀才迪書	王維	六
五	永州八記	柳宗元	六
六	西湖七月半	張岱	一
七	中郎遊記(二篇)	袁宏道	二
八	西山十記	袁中道	四
九	徐霞客遊記(四篇)	徐宏祖	九
一〇	洪北江遊記(四篇)	洪亮吉	四
一一	畏廬遊記(七篇)	林紓	七
一二	西溪泛舟記	樊增祥	四

一 水經注節選 酈道元

(一) 河水

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。

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。西四十里有風山；上有穴如輪，風氣蕭瑟，習常不止，當其衝飄也，略無生草，蓋常不定，衆風之門故也。風山西四十里，河南孟門山。山海經曰：『孟門之山，其上多金玉，其下多黃堊，湍石。』淮南子曰：『龍門未闢，呂梁未鑿，河出孟門之上，大溢逆流，無有丘陵，高阜滅之，名曰洪水。大禹疏導，謂之孟門。』故穆天子傳曰：『北登孟門，九河之隘。』孟門，卽龍門之上口也，實爲河之巨隄，兼孟門津之名矣。此石經始禹鑿，河中漱廣，夾岸崇深，傾崖返捍，巨石臨危，若墜復倚。古之人有言：『水非石鑿，而能入石。』信哉！其中水流交衝，素氣雲浮，往來遙觀者，常若霧露沾人，窺深悸魄。其水尙崩浪萬尋，懸流千丈，渾洪最怒，鼓若山騰，潏波頽疊，迄於下口。方知慎子下龍門，流浮竹，非駟馬之追也。又有燕完水注之，異源合舍，西流注河。河水又南得鯉魚（澗），歷澗東入窮溪首，便其源也。爾雅曰：『鱣，鮪也，出鰲穴三月，則上渡龍門，得渡爲龍矣，否則點額而還。』——非夫往還之會，何能便有茲稱乎？」

(二) 滹水

博水又東逕陽城縣，散爲澤渚，水潴漲，方廣數里。匪直蒲筍是豐，實亦偏饒菱藕。至若孌婉幼童，及弱年崽子，或單舟採菱，或疊舸折芰；長歌陽春，愛深綠水；掇拾者不言疲，謠詠者自流響。於時行旅過矚，亦有慰於羈望矣。世謂之爲陽城淀也。

(三) 江水

江水又東逕巫峽，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。

江水歷峽，東逕新崩灘。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，晉太元二年又崩。當崩之日，水逆流百餘里，湧起數十丈。今灘上有石，或圓如簞，或方似屋，若此者甚衆，皆崩崖所隕，致怒湍流，故謂之新崩灘。其頽巖所餘，比之諸嶺，尙爲竦桀，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，非惟三峽所無，乃當抗峯岷峨，偕嶺衡疑，其翼附羣山，竝槩青雲，更就霄漢，辨其優劣耳。神孟塗所處。山海經曰：夏后啓之臣孟塗，是司神於巴；巴人認於孟塗之所，其衣有血者執之，是請生。居山上，在丹山西。

郭景純云：丹山在丹陽，屬巴。丹山西卽巫山者也。又帝女居焉。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，名曰瑤姬，未行而亡，封於巫山之陽，精魂爲草，實爲靈芝。所謂巫山之女，高唐之阻，旦爲行雲，暮爲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旦早視之，果如其言。故爲立廟，號朝雲焉。其間首尾百六十里，謂之巫峽，蓋因山爲名也。

自三峽七百里中，兩岸連山，略無闕處，重巖疊嶂，隱天蔽日，自非停午夜分，不見曦月。至於夏水襄陵，沿洄阻絕，或王命急宣，有時朝發白帝，暮到江陵，其間千二百里，雖乘奔御風，不以疾也。

春冬之時，則素湍綠潭，迴清倒影，絕巘多生怪柏，懸泉瀑布，飛漱其間，清榮峻茂，良多趣味。

每至晴初霜旦，林寒澗肅，常有高猿長嘯，屬引淒異，空谷傳響，哀轉久絕。故漁者歌曰：『巴東三峽巫峽長，猿鳴三聲淚沾裳！』

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，有灘名曰黃牛灘。南岸重嶺疊起，最外高崖間，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；人黑牛黃，成就分明。既人跡所絕，莫得究焉。此巖既高，加以江湍紆迴，雖途逕信宿，猶望見此物。故行者謠曰：『朝發黃牛，暮宿黃牛，三朝三暮，黃牛如故。』言水路紆深，迴望如一矣。

江水又東逕西陵峽，宜都記曰：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，至峽口百許里，山水紆曲，而兩岸高山重障，非日中夜半，不見日月，絕壁或千許丈，其石彩色形容，多所像類。林木高茂，略盡冬春，猿鳴至清，山谷傳響，泠泠不絕。所謂三峽，此其一也。山松言：常聞峽中水疾，書記及口傳，悉以臨懼相戒，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。及余來踐躋此境，既至欣然，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。其壘嶸秀峯，奇構異形，固難以辭錢；林木蕭森，離離蔚蔚，乃在霞氣之表。仰矚俯映，彌習彌佳。流連信宿，不覺忘返，目所履歷，未嘗有也。既自欲得此奇觀，山水有靈，亦當驚知已於千古矣！

(四)夷水

夷水又逕宜都北，東入大江，有涇渭之比，亦謂之假山北溪，水所經，皆石山，略無土岸。其水虛映，俯視遊魚，如乘空也。淺處多五色石，冬夏激素飛清，傍多茂木空舳，靜夜聽之，恒有清響。百鳥翔禽，哀鳴相和，

巡頽浪者，不覺疲而忘歸矣！

(五) 沅水

沅水又東歷臨沅縣。西爲明月池，白壁彎彎，狀半月。清潭鏡澈，上則風籟空傳，下則泉響不斷，行者莫不擁櫂嬉游，徘徊愛玩。沅水又東歷三石澗，鼎足均峙，秀若削成。其側茂竹便娟，致可玩也。又東帶綠蘿山，綠蘿蒙幕，頽巖臨水，實釣渚漁詠之勝地；其迭響若鐘音，信爲神仙之所居。沅水又東逕平山，西南臨沅水；寒松上蔭，清泉下注，栖託者不能自絕於其側。

二 答謝中書書 陶宏景

山川之美，古來共談。高峯入雲，清流見底。兩岸石壁，五色交暉；青林翠竹，四時俱備。曉霧將歇，猿鳥亂鳴；夕日欲頽，沉鱗競躍。實是欲界仙都，自康樂以來，未復有能與其奇者。

三 與朱元思書 吳均

風煙俱淨，天山共色。從流飄蕩，任意東西。自富陽至桐廬，一百許里，奇山異水，天下獨絕。水皆縹碧，千丈見底。游魚細石，直視無礙。急湍甚箭，猛浪若奔。夾嶂高山，皆生寒樹，負勢競上，互相軒邐，爭高直指，千百成峯。泉水激石，泠泠作響，好鳥相鳴，嚶嚶成韻。蟬則千轉不窮，猿則百叫無絕。鸞飛戾天者，望峯息心；

經綸世務者，窺谷忘反。橫柯上蔽，在晝猶昏；疎條交映，有時見日。

四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

近臘月下，景氣和暢，故山殊可過。足下方溫經，猥不敢相煩。輒便往山中，憩感配寺，與山僧飯訖而去，北涉玄灊，清月映郭。夜登華子岡，輞水淪漣，與月上下；寒山遠火，明滅林外；深巷寒犬，吠聲如豹；村墟夜春，復與疎鐘相聞。此時獨坐，僮僕靜默，多想曩昔攜手賦詩，步仄逕，臨清流也。當待春中，草木蔓發，春山可望，輕籬出水，白鷗矯翼；露濕青皋，麥隴朝雊。斯之不遠，倘能從我遊乎？非子天機清妙者，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？然是有深趣矣。無忽！因賦贄藥人往，不一。山中人王維白。

五 永州八記 柳宗元

自余爲僇人，居是州，恆惴惴。其隙也，則施施而行，漫漫而遊，日與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迴溪，幽泉怪石，無遠不到。到則披草而坐，傾壺而醉，醉則更相枕以臥。臥而夢，意有所極，夢亦同趣。覺而起，起而歸，以爲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
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因坐法華西亭，望西山，始指異之。遂命僕人過湘江，緣染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，窮山之高而止。攀援而登，箕踞而遨，則凡數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之下。其高下之勢，嶄然，蒼然，若垤，若穴，尺寸

千里攢蹙累積，莫得遞隱，縈青綠白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；然後知是山之特出，不與培塿爲類，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，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。引觴滿酌，頽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，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，游於是乎始。故爲之文以志。

是歲元和四年也。

右始得西山宴遊記一

鉅鐫潭在西山。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，抵山石，屈折東流，其顛委勢峻，盪擊益暴，齧其涯，故旁廣而中流，畢至石乃止。流沫成輪，後然徐行。其清而平者且十畝，有樹環焉，有泉懸焉。

其上有居者，以余之遊游也，旦款門來告曰：『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，既芟山而更居，願以潭上田贖財以緩禍！』予樂而如其言。則崇其臺，延其楹，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，有聲潏然，尤與中秋觀月爲宜。於以見天之高，氣之迥。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，非茲潭也歟！

右鉅鐫潭記二

得西山後八日，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，又得鉅鐫潭。潭西二十五步，常湍而峻者爲魚梁。梁之上有丘焉，生竹樹，其石之突怒偃蹇，負土而出，爭爲奇狀者，殆不可數。——其嶽然相累而下者，若牛馬之飲於溪；其衝然角列而上者，若熊羆之登於山。——丘之小，不能一畝，可以籠而有之。問其主，曰：『唐氏之棄

地，貨而不售。』問其價，曰：『止四百。』余憐而售之。

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，皆大喜出自意外，卽更取器用，剷刈穢草，伐去惡木，烈火而焚之，嘉木立，美竹露，奇石顯，由其中以望，則山之高，雲之浮，溪之流，鳥獸之遨遊，舉熙熙然迴巧獻技，以效茲丘之下。枕席而臥，則清冷之狀與目謀；潏潏之聲與耳謀；悠然而虛者與神謀；淵然而靜者與心謀。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，雖古好事之士，或未能至焉。

噫！以茲丘之勝，致之豐鎬鄠杜，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。今棄是州也，農夫漁父，過而陋之，價四百，連歲不能售，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。是其果有遭乎？書於石，所以賀茲丘之遭也。

右鮎鋤潭西小丘記三。

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，隔篁竹，聞水聲如鳴佩環，心樂之。伐竹取道，下見小潭，水尤清冽，全石以爲底。近岸，卷石底以出，爲坻，爲嶼，爲嵒，爲巖，青樹翠蔓，蒙絡搖綴，參差披拂。

潭中魚可百許頭，皆若空游無所依，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，怡然不動，俶爾遠逝，往來翕忽，似與遊者相樂。

潭西南而望，斗折蛇行，明滅可見。其岸勢犬牙差互，不可知其源。

坐潭上，四面竹樹環合，寂寥無人，淒神寒骨，悄愴幽邃。以其境過清，不可久居，乃記之而去。

同遊者：吳武陵，龔古，余弟宗玄。隸而從者：崔氏二小生，曰恕己，曰奉壹。

右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四。

由冉溪西南，水行十里，山水之可取者五，莫若鉅罇潭；由溪口而西，陸行可取者八九，莫若西山；由朝陽巖東南，水行至蕪江，可取者三，莫若袁家渴；皆永中幽麗奇〔其〕處也；——楚越之間方言，謂水之反流者爲『渴』，音若衣褐之褐。

渴上與南館高嶂合，下與百家瀨合，其中重洲，小溪，澄潭，淺渚，閒廟曲折，平者深黑，峻者沸白，舟行若窮，忽又無際。有小山出水中，山皆美石，石上生青叢，冬夏常蔚然。其旁多巖洞，其下多白礫。其樹多楓、栝、石楠、榿、櫟、樟、柚；草則蘭、芷，又有異卉，類合歡而蔓生，輻輳水石。每風自四山而下，振動大木，掩苒衆草，紛紅駭綠，蓊鬱香氣，衝濤旋瀾，退貯谿谷，搖颺蕙、蕤，與時推移，其大都如此，余無以窮其狀。

永之人未嘗遊焉，余得之不敢專也，出而傳於世。其地世主袁氏，故以名焉。

右袁家渴記五。

自渴西南行，不能百步，得石渠，民橋其上。有泉幽幽然，其鳴乍大，乍細。渠之廣，或咫尺，或倍尺，其長可十許步。其流抵大石，伏出其下。踰石而往，有石泓，茼蒲被之，青鮮環周。又折西行，旁陷巖石下，北墮小潭。潭，幅員減百尺，清深多鯈魚。又北，曲行紆睨，舒若無窮，然卒入於渴。其側皆詭石，怪木，奇卉，美箭，可列坐而庥焉。風搖其顛，韻動崖谷，視之既靜，其聽始遠。

予從州牧得之，攬去翳朽，決疏土石，既崇而焚，既醺而盈，惜其未始有傳焉者，故累記其所屬，遺之其

人，書之其陽，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。

元和七年正月八日，鑿渠至大石，十月十九日，鑿石得石泓，小潭，渠之美，於是始窮也。

右石渠記六。

石渠之事既窮，上由橋西北，下土山之陰，民又橋焉。其水之大，倍石渠三之。夏石爲底，達於兩涯，若牀，若堂，若陳筵席，若限闌奧，水平布其上，流若織文，響若操琴。

揭蹠而往，折竹掃陳葉，排腐木，可羅胡牀十八九。居之，交絡之流，觸激之音，皆在牀下；翠羽之木，龍鱗之石，均蔭其上。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？後之來者，有能追余之踐履邪？得意之日，與石渠同。

由渴而來者，先石渠，後石澗；由百家瀨而來者，先石澗，後石渠。

澗之可窮者，皆出石城村東南，其澗可樂者數焉，其上深山幽林，逾峭險，道狹，不可窮也。

右石澗記七。

自西山道口徑北，蹶黃茅嶺而下，有二道：其一西出，尋之無所得。其一少北而東，不過四十丈，土斷而川分，有積石橫當其垠。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。其旁出堡塢，有若門焉，窺之正黑，投以小石，洞然有水聲，其響之激越，良久乃已。環之可上，望甚遠。無土壤，而生嘉樹，美箭，益奇而堅，其疏數偃仰，類智者所施設也。

噫！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，及是愈以爲誠有。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，更千百年不得一

售其伎，是固勞而無用；神者儻不宜如是，則其果無乎？或曰：『以慰乎賢而辱於此者。』或曰：『有氣之靈，不爲偉人，而獨爲是物，故楚之南，少人而多石。』是二者，余未信之。

右小石城山記八。

六 西湖七月半張岱

西湖七月半，一無可看，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看七月半之人，以五類看之。其一，樓船簫鼓，峨冠盛筵，燈火優僂，聲光相亂，名爲看月而實不看月者；看之，其一，亦船亦樓，名娃閨秀，攜及童孺，笑啼雜之，環坐露臺，左右盼望，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；看之，其一，亦船亦聲歌，名妓閒僧，淺斟低唱，弱管輕絲，竹肉相發，亦在月下，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；看之，其一，不舟不車，不衫不幘，酒醉飯飽，呼聲三五，躋入人叢，昭慶斷橋，嗚呼嘈雜，裝假醉，唱無腔曲，月亦看，看月者亦看，不看月者亦看，而實無一看者；看之，其一，小船輕幌，淨几煖爐，茶鐺旋煮，素瓷靜遞，好友佳人，邀月同坐，或匿影樹下，或逃囂裏湖，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，亦不作意看月者，看之。

杭人游湖，已出酉歸，避月如仇。是夕好名，逐隊爭出，多犒門軍酒錢，轎夫擎燎，列俟岸上。一入舟，速舟子急放斷橋，趕入勝會，以故二鼓以前，人聲鼓吹，如沸如撼，如鑼如響，如錘如壓，大船小船，一齊湊岸，一無所見，止見篙擊篙，舟觸舟，肩摩肩，面看面而已。少刻興盡，官府席散，皂隸喝道去，轎夫叫，船上人怖以

關門，燈籠火把如列星，一一簇擁而去。岸上人亦逐隊趕門，漸稀漸薄，頃刻散盡矣。吾輩始艤舟近岸，斷橋石磴始涼，席其上，呼客縱飲。此時月如鏡新磨，山復整整，湖復瀾瀾，向之淺斟低唱者出，匿影樹下者亦出，吾輩往通聲氣，拉與同坐，韻友來，名妓至，杯箸安，竹肉發，月色蒼涼，東方將白，客方散去。吾輩縱舟，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，香氣拍人，清夢甚愜。

七 中郎遊記 袁宏道

(一) 西湖三記

(1)

從武林門而西，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，則已心飛湖上也。午刻入昭慶，茶畢，即棹小舟入湖，山色如娥，花光如頰，溫風如酒，波紋如綾，纔一舉頭，已不覺目酣神醉，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，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。余遊西湖始此，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。晚同子公渡淨寺，覓阿賓舊住僧房，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，草草領略，未及徧賞。次早得陶石簣帖子，至十九日，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，湖山好友，一時湊集矣。

(2)

西湖最盛，爲春爲月。一日之盛，爲朝烟，爲夕嵐。今歲春雪甚盛，梅花爲寒所勒，與杏桃相次開發，尤爲

奇觀。石簀數爲余言，傳金吾園中梅，張功甫家故物也，急往觀之，余時爲桃花所戀，竟不忍去湖上。由斷橋至蘇隄一帶，綠烟紅霧，彌漫二十餘里，歌吹爲風，粉汗爲雨，羅紈之盛，多於隄畔之草，豔冶極矣。然杭人遊湖，止午未申三時，其實湖光染翠之工，山嵐設色之妙，皆在朝日始出，夕舂未下，始極其濃媚。月景尤不可言，花態柳情，山容水意，別是一種趣味，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，安可爲俗士道哉。

(3)

西陵橋一名西林，一名西泠，或曰，卽蘇小結同心處也。余因作詩弔之，方子公曰：數聲漁笛知何處，疑在西泠第一橋，陵作泠，蘇小恐誤。余曰：管不得，只是西陵便好，且白公斷橋詩有云，柳色春藏蘇小家，斷橋去此不遠，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實邪。

(二) 滿井遊記

燕地寒，花朝節後，餘寒猶厲，凍風時作，作則飛沙走礫，局促一室之內，欲出不得，每冒風馳行，未百步輒返。廿二日天稍和，偕數友出東直，至滿井，高柳夾隄，土膏微潤，一望空闊，若脫籠之鵠。於是冰皮始解，波色乍明，鱗浪層層，清徹見底，晶晶然如鏡之新開，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。山巒爲晴雲所洗，娟然如拭，鮮妍明媚，如倩女之顰面而鬢鬟之始掠也。柳條將舒未舒，柔梢披風，麥田淺鬣寸許，遊人雖未盛，泉而茗者，壘而歌者，紅裝而蹇者，亦時時有。風力雖尙勁，然徒步則汗出浹背。凡曝沙之鳥，呷浪之鱗，悠然自得，毛羽鱗鬣之間，皆有喜氣，始知郊田之外，未始無春，而城居者未之知也。夫能以遊墮事，而瀟然於

山石草木之間者，惟此官也。而此地適與余近，余之遊將自此始，惡能無紀，己亥之二月也。

八 西山十記 袁中道

記一

出西直門，過高粱橋，楊柳夾道，帶以清溪，流水澄澈，洞見沙石，蘊藻繁蔓，盤走帶牽，小魚尾游，翕忽跳達，亘流背林，禪刹相接，綠葉穠鬱，下覆朱戶，寂靜無人，鳥鳴花落。過響水閘，聽水聲汨汨。至龍潭院，樹益茂，水益闊，是爲西湖也。每至盛夏之月，芙蓉十里如錦，香風芬馥，士女駢闐，臨流泛觴，最爲勝處矣。憩青龍橋，橋側數武，有寺依山傍巖，古柏陰森，石路千級，山腰有閣，翼以千峯，縈抱屏立，積嵐沉霧，前開一鏡，隄柳溪流，雜以畦田，叢翠之中，隱見村落。降臨水行，至功德寺，寬博有野致。前繞清流，有危橋可坐。寺僧多業農事，日已西，見道人執畚者，鐻者，帶笠者，野歌而歸。有老僧持杖散步塋間，水田浩白，羣蛙偕鳴，噫，此田家之樂也，予不見此者三年矣。

記二

功德寺循河而行，至玉泉山麓，臨水有亭。山根中時出清泉，激噴巉石中，悄然如語。至裂帛泉，水仰射，沸冰結雪，匯於池中，見石子鱗鱗，朱碧磊珂，如金沙布地，七寶粧施，蕩漾不停，閃爍晃耀，注於河，河水深碧泓渟，澄澈迅疾，潛鱗了然，荇髮可數。兩岸垂柳，帶拂清波，石梁如雪，雁齒相次，間以獨木爲橋，跨之潔

足沁涼入骨。折而南，爲華嚴寺，有洞可容千人，有石牀可坐。又有大士洞，石理詰曲，突兀奮怒，較華嚴洞更覺華嚴險怪。後有竇，深不可測。其上爲望湖亭，見西湖明如半月，又如積雪未消，柳隄一帶，不知里數。孀孀濯濯，封天蔽日。而溪壑間民方田作，大田浩浩，小田晶晶，鳥聲百囀，雜華在樹，宛若江南三月時矣。循溪行，至山將窮處，有菴，高柳覆門，流水清澈，跨水有亭，修飭而無俗氣。山餘出巉石，肌理深碧，不數步見水源，卽御河發源處也，水從此隱矣。

記三

自玉泉山初日霧露之餘，穿柳市花弄田疇畦間，見峯巒迴曲縈抱，萬樹濃黛，點綴山腰，飛閣危樓，騰紅醋綠者，香山也。此山門徑幽遐，青松夾道里許，流泉淙淙下注，朱欄千級，依巖爲刹，高傑整麗。憩左側來青軒，盡得峯勢，右如舒臂，左乃曲抱，林木繡錯，伽藍菜布。下見麥疇稻畦，潦壑，柳路村莊，疏數點黛設色。夫雄踞上勢，撮其勝會，華懷金鋪，切雲耀日，肖竹林於王居，失穢都之瓦礫，茲刹庶幾有博大恢弘之風。至於良辰佳節，都人士女，連珮接軫，綺羅從風，香汗飄雨，繁華鉅麗，亦一名勝。獨作者騁象馬之雄圖，無丘壑之妙思，角其人工，不合自然，未免令山澤之靈，息心望岫。然要以數十年後，金碧蝕於蛛絲，階砌隱於苔蘚，游人漸少，樹木漸老，則忍茲山之勝，倍當刮目於今日也。

記四

從香山俯石磴行柳路不里許，碧雲在焉。刹後有泉，從山根石罅中出，噴吐冰雪，幽韻涵澹。有老樹中

空火出，導泉於寺，周於廊下，激聒石渠，下見文礫金沙，引入殿前爲池，界以石梁，下深丈許，了若徑寸。朱魚萬尾，匝池紅酣，燦人目睛，日射清流，寫影潭底，清慧可憐。或投餅於左，羣赴於左，右亦如之，咀呷有聲，然其跳達刺潑遊戲水上者，皆數寸魚，其長尺許者，潛泳潭下，見食不赴，安閒寧寂，毋乃靜躁關其老少耶。水脈隱見，至門左，奮然作鐵馬水車之聲，迸入於溪。其剝宇宏麗不書，書泉志勝也。或曰：此泉若聽其噴溢石根中，不從龍口出，其巖際砌石，不令光滑，令披露，山骨石渠，不令若槽臼，則剝之勝，恐東南未必過焉，然哉。

記五

香山跨山踞巖，以山勝者也。碧雲以泉勝者也。折而北，爲臥佛。峯轉凹，不聞泉聲。然門有老柏百許森立，寒威逼人。至殿南，有老樹二株，大可百圍，鐵幹鏐枝，碧葉虬結，紆義迴月，屯風宿霧，霜皮突兀，千癭萬螺，怒根出土，磊塊詰曲，叩之丁丁作石聲。殿堦周遭數百丈，數百年以來，不見日月。石堦整潔不容唾，寺較古，游者不至，長日靜寂，若盛夏晏坐其下，凜然想衣裘矣。詢樹名，或云娑羅樹，其葉若藪，予乃折一枝袖之，俟入城以問黃平倩，必可識也。臥佛蓋以樹勝者也。夫山剝當以老樹怪石爲勝，得其一者皆可居，不在整麗，三剝之中，野人寧居臥佛焉。

記六

背香山之額，是謂萬安山。剝菴綺錯之中，有寺不甚弘敞，而具山林之致者，翠巖也。門有渠，天雨則飛

流自山巔來，巖吼石擊，濤奔雷震，直走原麓，洞駭心目。剎後石路百級，有禪院，四周皆茂樹，左右松柏千株，虬曲幽鬱，無風而濤，好鳥而鳴。於疎林中隱隱見都城九衢，宮觀櫛比，萬歲山及白塔寺，了了可指。其郊垆之林烟水色，山徑橋隄，及近之峯巒疊秀，樓閣流丹，則固皆几席間物，出門卽爲登眺，入門卽就枕簟，雖夜色遠來，猶可不廢覽矚。有泉甚清，可煮茗，遂宿焉。風起，松柏怒號，震撼衝擊，枕上聞其聲，如在揚子舟中，駕風帆破白頭浪也。予遂定計，九夏居此，以避長安塵矣。

記七

既棲止翠巖，晏坐之餘，時復散步，循澗西行，攀磴數百武，得菴曰中峯。門有石樓可眺，有亭高出半山，可窮原隰。牆圍可十里，悉以白石壘砌，高薄雲漢，修整中雜之紆曲。階磴墀徑，石光可鑑，不受一塵，處處可不施簟席而臥，於諸山中鮮潔第一。剎中僅見一僧，甚靜寂，予少憩石樓下，清風入戶，不覺成寐。既寤，復循故澗，澗澗而怪，石經於疾流衝擊之後，墮者，偃者，橫直臥者，泐者，背相負者，欲止未止欲轉不獲轉者，猶有餘怒。其岸根水洗石出，亦復皺瘦，峻嶒崎嶇，陷坎罅中。松鼠出沒，淨滑可人。舍澗而上碧峯，得寺曰弘教，亦有亭可眺也。有松盤曲天喬，膚皺枝拗，有遠韻。間有怪石，佛像清古，亦爲山中第一。降復過翠巖，循澗左行，山口中爲曹家樓，有橋可憩，竹柏駢羅，石路宛轉，可三里許，青苔紫駁，綴亂石中，牆畔亦多斧劈，石骨理甚勁，意山中概多怪石，去其土膚，石當自出，無奈修者意在整齊，卽有奇石，且將去天巧以就人工，况肯爲疏通，顯其突兀奮迅之勢者乎。絕頂有亭，眺較遠，以在山口也。此處門徑弘博，不如香山。